

“新时代运动”：一种重灵性反科学思潮

申振钰

1 “新时代”与唯灵论运动

“新时代运动”是一股世界潮流，它的起点和内涵，众说纷纭；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它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为提倡心灵转变、提升个人灵性、讲究个人身心修炼，如非正统医术、东方冥想、禅定、开发人类潜能、灵媒、心灵运动、超心理学等神秘主义诸方面；另一类为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弊端，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拿来数落科学技术的罪恶，从而提出反科学、反理性、反逻辑，用回归原始的非理性主义，构筑“后现代”和“新人本主义”。他们提出的所谓生态环境运动、整体医疗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等，就是这种思潮的具体体现。从这些内容来看，时间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唯灵论运动”——从迷信走向科学，直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物质文明危机”、“新神秘主义”的产生，历经 100 多年。尽管“新时代运动”的思想脉络很庞杂，涉及宗教、神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但万变不离其宗：追求万物归一，一切都有神性，人即是神；追求人的意识的大改变，意识到人性的大进化；重精神灵界、神秘主义；反理性、重直觉，理性主导与个人主义冲突；科技过度发展产生的危机意识、过度的经济发展、消费过多文化等。它的特质：抗衡现有的文化体系；疏离现代化的步伐；重心灵、重内在，与大自然认同浑然一体；重价值意义、怀旧溯古、人本人道的自主思考。尽管如此，本人认为，这股思潮的走向，至少有两条线索可以思考：一条是灵学研究进入科学的

殿堂，起源于 19 世纪；另一条则是发端于 20 世纪中后叶的后现代反科学主义思潮。

今天，尽管科学已经发达到上天入地的幻想已变成现实的时代，但“灵魂不死”——这个与漫长的人类认识史相伴的题目，却仍然在伴随着我们。追溯到古代，人们对灵魂的概念，是起源于对死去亲人的乞灵，他们在梦中见到已死的熟人，会认为死者仍然以某种形式活着，并且把这种关于“不死”的实体或“灵魂”的观念渐渐地扩散到其他的有生命甚至无生命的物体之上，后来，人类学家把这种现象冠以“万物有灵论”（Animism，来自希腊字母 Anima，意指灵魂）。

在文化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无力驾驭自然奇观（如太阳、月亮、风、雨、火等），由于敬畏的心理，产生了“自然神话”的认识，占星术、炼丹术、催眠术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一种狂热笃信。他们信奉存在着非人格化的不可捉摸的超自然力量，于是把原始人对祖先的尊重化为一种宗教的神龛——鬼魂，于是人类把祖先的鬼魂也变成了天神。斯宾塞曾说过“对祖先的崇拜是一切宗教的源泉之一”这样的话。宗教伴着人类的历史走到了今天，那么作为人们崇尚祖先的“灵魂不死”也走到了今天，就完全是很自然的事了。

早期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灵魂概念还是一种自然界的物化形式，如认为灵魂是一种汽化的“雾状”的东西。人们对万物有灵论的魔鬼都赋予一种物质本质，宣传肉体、灵魂都是独立存在的、永生不朽的。据说人在死亡的一瞬间，突然

收稿日期：2011-10-16

作者简介：申振钰，研究员，中国科普研究所原科普室主任，Email: shenzhenyu3812@sina.com。

失重 3/8 盎司到 1.5 盎司，于是，为信仰者找到了一个灵魂化为一种雾气飞升的例证。

随着自然界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增长，赋予神灵的物质属性，越来越暴露了其虚伪性，维持这样的信念也愈加困难。于是，信徒们便把睡梦和死者形象幻想之类的经验逐渐变成了精神的概念。他们不再区别主观心理事件与客观物理事件，而更多地是从满足个人心理需要出发，寻求生活的意义以及为排解忧虑、恐惧、紧张局面而寻求寄托。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终于树起了高大的无可抵御的形象——上帝（神灵），而这个上帝在他们心目中是永恒的、不灭的，接受这种灵魂死后生存的信仰，就会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使精灵成为人们对生命充满激情的追求和向往的美好之物，而不再是萦绕于人们梦境与幻想之中的阴暗东西了。于是，物理心灵现象发展成为精神心灵现象——这就沟通了有形世界（物理世界）和无形世界（灵魂世界）对话的渠道，这就是招魂术的神秘所在，也是近代唯灵论运动的先声。

19 世纪后半叶“唯灵论运动”的兴起，是心灵研究从迷信走向“科学”的桥梁。如果说以巫术形式开始的最早的心灵研究还是为了个人摆脱困境，对付令人恐惧、焦虑、恼人的局面，对群体能使之重振士气、再造团结的话，那么，19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唯灵论运动”便成为人们“依赖需要”的一种派生物。

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象征性地给某个人钉上钉子，那么就会给那个人带来痛苦和伤害，对敌对者的一件衣服或者是他的指甲及头发等念上一些咒语，就会使敌对者遭受厄运；甚至为了预测一个人的吉凶，便对他的东西大施魔法。随着人类的自然知识的增长，迷信的形式也随之变化。人们认识到那种潜在于自然之后的不可见力量，并不是那么驯服地受人类所控制；而不可见的精神实体，倒可以和人类合作，并能谋求到它的帮助。于是，非人格化超自然力量的巫术，逐渐向人格化精神实体的唯灵论过渡、向迷信的前宗教礼仪习俗过渡，并在人类历史中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传承下来，从希腊、罗马到北美，乃至整个欧洲。在美国，1851 年，纽约就有灵媒达 100 人，1855 年，美国的唯灵主义者达 200 万之多。在英国、法国、荷兰，“唯灵论运动”也很兴盛。在欧洲，唯灵论信奉者达 1000 万人以上。他们研究所谓“思想传递”、“预知未来”、“闹鬼”、“物体运动”以及通过“灵媒”接受死者“灵魂”发来的信息，等等。

当时轰动北美和欧洲的唯灵论事件，成为“唯灵论运动”兴起的契机。1848 年美国纽约州海斯韦村发生的福克斯（FOX）事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据记载，当时在福克斯家里，有姐妹两个灵媒，通过敲击的音节与该家族被杀害人的灵魂通信息，叙述被杀害的情节。福克斯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心灵现象的兴趣，其影响传到欧洲后，“唯灵论运动”在欧洲也兴盛起来。1868 年，轰动整个欧洲北美的特异功能者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Daniell Dung Lass Horne）在伦敦郊区他的阿什兰寓所，在众目睽睽之下，成功地进行了从四楼的一扇窗户飘然而出，进入到另一扇窗户的表演。这一表演的真实性令在场者瞠目结舌。由于在场者中不仅有科学家，还有许多上层军官和贵族，竟使这次表演成了心灵运动的最著名的事件。大科学家威廉·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把霍姆的表演视为科学奇迹，并在他的推动下，直接导致在英国成立了灵学史上第一个“灵学研究会”。

1882 年 7 月 17 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由一小群学者成立了“灵学研究会”（SPR），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哲学家亨利·西德维克（Henry Sidgwick），其他成员大部分是剑桥出来的，这个小组因此被称为“剑桥小组”。此后又扩大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以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曾经当过英国首相的格拉斯通（W. E. Gladstone）及鲍尔（A. Balfour）。另一个小组则由科学家组成，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皇家科学院物理学教授威廉·巴雷特爵士（Willfald Barrett），还包括一些医生、律师、诗人及一些古典主义者。其中最出名的有

诗人兼古典主义者费兰德里克·迈尔斯 (Frederick Myers)，他不但是“唯灵论运动”的热情参加者，而且著有两卷本的《人类个性与死者生存》，以及同其他人合著的《生命的幽灵》等，这些著作成为灵学的经典。在肉体灵媒不断被戳穿，已彻底声名狼藉的情况下，迈尔斯第一个创造出了传心术 (Telepathy) 这个术语，强调通过灵媒语言传递死者信息，于是给“唯灵论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人能得以起死回生，并成为后来唯灵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英国“灵学研究学会”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灵学研究组织。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德国先后成立了心理玄学学会、灵学基金会以及心灵研究会等组织。并仿效英国的做法，由科学家或社会名流挑头，如法国索邦大学的生理学教授、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夏尔·里歇 (Charles Richet) 就是灵学的倡导者之一，甚至居里家的人也成为心灵感应试验的传播者。

在美国，灵学研究学会成立于1885年。美国虽然是唯灵论的故乡，但是作为标志着“唯灵论运动”进入到探索性“科学研究”的灵学组织的建立，却迟于欧洲大陆，这大概是因为“唯灵论运动”在美国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更没有引起科学精英的青睐之故。倒是一些社会活动家和著名灵媒，如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以及波士顿著名灵媒利奥诺尔·派泊 (Leouore Piper) 夫人等人推动了“唯灵论运动”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灵学研究学会”成立不久，就遇到了财政困难，于1887年并入了英国“灵学研究学会” (后来又崛起)。而英国“灵学研究学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占据榜首，保持着永不衰败的地位。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号称将以“高超的科学来解开神秘现象之谜”，它声称“不带偏见地证实奇异现象的本质”。它的第一任主席西德威克在就职演说中宣称，他将找到一批重要的证据，来确定灵魂与精神的独立存在。他还为“灵学研究学会”确定3个方面的研究任务：搜集经过认真调查的

案例、报告；对“心灵”和“灵媒”进行研究；进行受控试验。在英国“灵学研究学会”的带领下，欧洲掀起了一个研究心灵现象的热潮。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唯灵主义者团体，并发行有关刊物。在美国，唯灵主义者则以3种基本方式活动：第一，把灵媒组成一个团体，定期举办降神会；第二，成立“唯灵主义教会”，以满足信徒之间进行的“灵间通讯”；第三，定期的灵媒聚会，以“野营布道会”的形式交流经验。这些鼓噪一时的唯灵论的新鲜花样，给予了我们两个世界对话的鲜明图景。它不是别的，不过是向更粗糙、更稀奇古怪的超自然概念的退化。连“灵学研究学会”的会刊，都不得不呼吁：灵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揭露骗子。据该刊报道，许多案例和报告都因本身矛盾或缺乏可靠证据而被舍弃，一些声称有心灵感应的人要求在特殊条件下作心灵表演，例如要求在黑暗中或有帮手在场。这使灵学家困惑不解，不断哀叹，说这是一片荒僻的土地。

“新时代”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社会运动，它的一个特征，从人本主义看，追求的是个人价值和形态的转变、主观的心理体验 (“心灵”的)，并要借助一些技术，如打坐、禅定、冥想、气功、算命、通灵活动、生命潜能训练以及吃斋念佛等，以达到自我身心平衡、心灵上获得宁静均衡的“人即神”的境界，建立起个人和宇宙、自然浑然一体的图景。所以，“新时代运动”是一种追逐神秘主义的运动，基本上是个宗教运动。另一个特征，从科学视角看，“新时代”关心的不是探索自然界的精确模型或是对宇宙的解释能力，而是关注个人心理、主观体验，诸如占星、转世、心理治疗、水晶能量等，这些模糊的，并不真实存在的东西，恰是曾被克鲁克斯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唯灵论运动”特征的总汇。

2 “新时代”与反科学思潮

当我们把“新时代”从“通灵”世界的视角，转向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时，我们不无惊

异地发现：“新时代”在反科学、反理性、反逻辑方面与“新时代运动”倡导者的“通灵”思维是多么地相同。

“新时代”们，憎恶那些抱着“科学理性”神圣之语的科学信徒。他们说，“理性”这一哲学和科学的信念，越来越面临着“自由意志”的挑战、“自我探索”的兴趣，以及类似的兴趣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这表明现代人已把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向了对“自我过程”的探索方面。这种运动伴随着对理性和科学的怀疑，愈来愈多的人把理性视为个性、感觉及人类情绪的敌人。那种依赖逻辑与客观数据而决策的理性过程，被看成是对人类精神和尊严的侵害。那些理性主义者被看成是“精明顽强”的铁石心肠、漠不关心人类价值的超凡越圣之徒，说他们只对知识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和揭示自然之谜的激动心情，他们所献身的不过是自然和宇宙更紧密的一体化；然而对于人类的自身之谜及超自然现象，他们却抱以鄙俗、邪恶的观念。超心理学家们，甚至拿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的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热核战争的威胁等来问罪科学，说这些都是科学思想统治社会的产物、是技术狂热的结果。当今科学所造成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超心理学家为理性怀疑论者、为对科学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人展现了一个“灵学”力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需要遵循科学所提供的“自然规律”。超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一个蔑视理性的王国，它为我们架起了一座从科学通往宗教、从主观通向客观的鹊桥。

“新时代”们，用模糊的、极端的、主观性“通灵”思维的方式，把科学妖魔化，攻击和嘲笑所谓的“物质科学”，而提出与之相反的“神秘科学”（occult science）。他们说，科学表明，人不过是皮、肉、血和骨，是具有自由意志幻想的肉质自动机；神秘科学中，你不需要通过反复实验或细致观察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闭上你的眼睛和沉思你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对“自由

意志”放纵的“神秘学”，以及与“物质科学”在真理标准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新时代”们对科学事业的不信任。于是，他们便可以任意地凭借着“自由意志”“自我创造”、“自我开发”，创造出一个个的“学科”来。譬如，他们可以根据对原子和分子超视的感知写出“神秘化学”；可以用“通灵”的类似方式凭空想象出古代文明或外星人；同样，可以用对过去生活回归的观点，使他们了解前世。如果这些方法真的有用，那将是他们所带来的一次科学革命！我们可以毁掉我们所有的昂贵的研究设备，而通过千里眼和冥想来学习一切。

在科学问题上，“新时代”们似乎还有另一支比较理性的见解。一些具有神秘主义情结的物理学家，总是想方设法地把物理学同神秘主义协调起来。他们提供了“新时代”所需的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石。他们不是用“通灵”思维直接构筑科学、建立科学、解释科学，而是逆着“物质科学”发展的范式，首先抛弃或拆解牛顿典范下的机械革命观及经济成长的黑暗面，然后构筑现代科学新的科学革命的范式转移。这方面有像物理学家卡普拉和祖卡夫这样的名家，在他们《物理学之道》和《物理学之舞》的著作中，试图将量子物理和心灵革命联系起来，以量子力学的整体相关性为基础与东方宗教哲学融合起来。在日本出版的《新科学革命》一书，则从“新时代”的视角出发，对现代前沿学科几乎都做了介绍。从普利高津的“非平衡耗散结构”、“大爆炸理论”、“地球——生命体学说”、“生命起源”、“荣格、马斯洛心理学”到超心理学。并声言现代科学的这些观念的提升和转移，尤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这一“意义”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的结尾处写到的一段话：“我深信，现代物理学所暗示的世界观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致，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反映我们在自然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和谐关系。要实现这样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必须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

我们整个文明的生存可能依赖于我们是否能使这种变化发生。”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反理性、反科学思潮，带给我们的是两个方面的图景：一方面，“新时代”们所主观依赖的“自由意志”的许多要素，都可以从18世纪末的神秘运动中找到原型；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时代运动”中，对“科学”这个词也相当倚重，但他们追求的不是传统科学范式转移的模式，而是试图在科学中找到其“神秘主义”的说理（科学的和哲学的），并将“物质文化”和“神秘文化”融合起来。

总而言之，从20世纪60、70年代，体现“新时代运动”的“罗马俱乐部”对人与自然提出了“成长的极限”，就开始了对科学的问罪。他们一方面打着和平与爱的招牌，问罪于科学；另一方面“新时代”们，开始寻求、构筑突破“成长极限”的机制，提出了“内在成长”的理念，倡导激发个人创造力和各种“自我肯定”的新概念，甚至把开发人类潜能，也当成一种创造力的源泉。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浪潮》、《两千年大趋势》的问世，其理念如整体性、自然共生也就成为像约翰·奈斯比特这样的预测大师们倡导的自我实现性预测的创造性思维。他们企望通过这样的创造性思维，冲击旧的生产方式和传统观念，并以此达到“奇妙新时代”的出现。这些曾经在欧美盛行的观点、理念，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东西方的精英们，并由他们推动着“新时代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当然这种思潮，也会受到来自科学界的强烈批评。它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这种“自由意志”的放纵，为虚幻的神秘主义思潮渗透到社会带来危险性；其二，由于对传统科学过于激进的批判，势必带来对科学理性的放逐，这就使人们难以区分“灵性”的清明和“理性”

的清明。

“新时代”在20世纪后半叶的欧美，虽然只是一种“运动”、一种“思潮”，但是由于欧美社会发展的需要，“新时代”所影响的一些理念，其实早已进入欧美主流文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美国文化的强势渗透与传播，“新时代运动”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中国的“唯灵论运动”（特异功能的传播）以及“法轮功”的成势，都有“新时代运动”深深的影子。

参考文献

- [1]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M]. 梅艳,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2] 董光璧. 当代新道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1.
- [3] 戴维·赫斯. 新时代科学——新时代及其捍卫者和揭露者与美国文化[M]. 乐于道,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4] 威廉·布罗德, 尼古拉斯·韦德. 背叛真理的人们[M]. 朱进宁, 方玉珍, 译. 上海: 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 2004.
- [5] 申振钰. 超常之谜[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8.
- [6] 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宗教[M]. 孙慕天,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 [7] 约翰·怀特, 马丁·埃本. 心灵战——威胁还是幻觉[M]. 袁品荣, 彭寒梅, 等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 [8] I·G·吉尼斯. 心灵学——现代西方超心理学[M]. 张燕云,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 [9] 申振钰课题. 国外超心理学历史、评论与案例[M]. 北京: 中国科协伪科学典型案例调查课题组, 1998.
- [10] 约翰·C·伯纳姆. 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M]. 钮卫星,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 [11] James E. Alcock. Parapsychology: Science or Magic[M]. Oxford: Pergamon Books Corporation, 1981.
- [12] Paul Kurtz. The New Skepticism: Inquiry and Reliable Knowledge[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 1992.

(责任编辑 张南茜)